

經部

讀左日鈔卷九

吳江朱鶴齡撰

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

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疏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故魯有左師右師左師右師見哀十一年傳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　劉敞曰如杜所言

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
乎陸粲曰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
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
定制者叔孫軍名尤無據愚謂觀下言四分公室則
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矣本自明白注直可
刪

葬鮮者自西門
注不以壽終曰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按叔仲帶以

葬鮮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季孫矣而不討者
季孫利其禍已得專魯政也
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
王樵曰南遺此語與盧蒲嫳告慶之語同豎牛即叔
孫之東郭偃棠無咎也孟丙仲壬則崔成崔彊也叔
孫之季孫則崔杼之慶封也
使亂大從
注使從于亂　按哀三年傳鄭勝亂從杜亦作此解

服虔云使亂大順之道從順也謂適庶之順此說得之必速殺之

鍾惺曰豎牛立昭子而討豎牛者即出昭子假手甚妙藏機甚巧若他人殺之便不足異矣此中理數昭子亦陰為天所用而不知可謂千古賊奴之戒

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注日之數自甲至癸為十日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鷄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黄昏為隷日入

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疏七年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即歷言從王至臺十等之目此傳既云十時十位位以王公卿為三日以中食旦為三日上其中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若據時之先後則旦至食乃至于中宜以左旋為次令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人之道貴以賤為本欲從賤而漸至于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

日之謙當鳥

注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䟽說卦離為日為雉雉為鳥也日為髙明鳥為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髙明下當微細是日光不足下當鳥也

純離為牛

注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䟽明夷初九無牝牛象但明夷初卦下體是離故傳以純離之卦求牛象也

民食于他

注他三家也謂公與民無異　程公說曰君以養民

民食于他者言民為三家所有也

索氏

注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　按漢書楚漢相拒于

滎陽京索之間即此地

享覜有璋

注既朝聘而享覜見也疏引服虔云享獻也獻國所

有林堯叟以二義皆通　傅遜曰聘而獻見禮之大者何得略之此即鄉黨享禮有容色之享耳半圭曰璋執之以行禮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疏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略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設机而不倚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餒而不敢食故爵

盈而不飲

誰其重此

注言怨重或曰問誰人當此重任以備晉師之來也

如杜氏解與下文四句意不貫

韓賦七邑

林注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陸粲曰觀下文皆大家句叔禽三人若是起庶子不得稱家

又云輔韓須楊石而不及叔禽等其非起之子明矣

劉炫以爲叔禽三人亦韓起之族得之

楊肸

按叔向本羊舌氏食邑于楊故又號楊肸肸子石爲

楊食我

因其十家九縣

注縣賦百乘疏哀二年傳上大夫受縣論語百乘之

家家即縣也

六年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

愚謂叔向之意特恐法懸于書民只在法上詭避無以息其爭端所謂免而無恥也然季世民偽日滋不豫設法以禁之則扞罔益衆故子產復書曰吾以救世也謂季世之民不可以無法齊也其與鄧析之竹刑用意固有異矣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

疏教民使爭罪謂之爭辟服虔云鑄鼎藏爭辟與五

行之火爭明故為災在器故稱藏也　按心星為大火三月昏見東方夏三月周五月也鄭人以三月鑄刑書故云火未出

子蕩歸罪於蓬洩而殺之

注不以敗告故不書　趙汸曰夷狄戰敗多略之而不書下文云且弔敗也魯使卿弔敗則杜氏云不告故不書非實事矣

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疏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為介當依王肅董遇古本士匄作王政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也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此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按此是齊求魯而與之平杜氏謂燕與齊平非也辨詳集說

盟于濡上

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䟽今高陽無濡水也杜言不知何據　今按水經濡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北獨山東合易水注拒馬水一統志濡水在順天任丘縣北任丘漢鄚縣地

為王旌以田

注王旌斿至于軫䟽斿旌旗末垂者至軫謂建蛟龍之旂而垂至車軫也禮緯云禮天子旂九仞曳地諸

侯七伋齊軫周禮軫去地四尺

僕區烏侯反之法

疏服虔云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

好以大屈

注大屈弓名疏引賈逵云寶金可以為劒出大屈也

按二說未詳孰是據地志大屈即晉屈邑漢為北

屈縣今平陽府吉州其地產鐵有鐵冶則賈說近之

其神化為黃熊

疏音義云熊獸名亦作能三足鼈解者疑獸非入水之物當是鼈也然鮌既為神矣雖獸亦能入水鼈則太下何以當夏郊乎說文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陸粲曰夏之郊也有杞存焉是天子之世守也雖晉為盟主得奸其祀乎且鬼神不歆非類鮌之神信能為妖祥以求食歟吾以為不及晉國今取夢寐怳惚之象而妄意之則惑之甚者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

奪子饗命祀相甯俞不可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非衛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其為知禮也賢於公孫成子遠矣愚按晉侯之夢禮所謂因夢也平公杞出也襄二十九年嘗合諸侯城杞平公葢素厚母家而夏肄之祀應不及鯀故黄熊因之見夢焉非無故而從晉平公求食也然陸子之説自正

余又將殺段也

注公孫段豐氏黨疏劉炫云公孫段即豐氏當言駟

氏黨字之誤也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疑于良止也

所謂反其正以媮民者也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疏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曰魄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曰魂魄在于前魂在于後故曰既生魄陽曰魂也劉炫云形有質氣無質

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朱子曰子産此論窮理極精

叔父陟恪

按恪當作降字之訛也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追命襄公也故云叔父陟降在我先王之左右

余敢忘高圉亞圉

按周本紀高圉古公亶父之曾祖也亞圉高圉子宋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因衛是同姓故舉

先世為言如注云二国亦受殷王追命此果何據乎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

注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　陸粲曰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魯家語又云以避華氏之偪故按嘉為華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即出奔何得至曾孫乃奔魯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

六物不同

按歲時日月星辰古人皆謂之物故桓六年子同生

公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杜氏注同日也

八年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

陸粲曰桓子授甲非以助疆氏也將承二家之敝而取

之以子旗之言正也爲是慭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

伐而逐焉以分其室則無宇之情見矣二惠既亡姜

族始弱陳氏之爲斧斤以斲喪齊室也豈一日之故

哉　傅遜曰欒高自崔慶既滅復任情殺閭丘嬰等

以弱其宗陳氏欲圖之久矣然聞子旗之言而遂止可見誠義足以感人陰謀必有間而始發也使能終守其正二族其可動哉

猶將復由

注由用也　魏了翁曰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櫱按說文無由字惟有𠭘字注云木生條也後人因省作由此言陳人將與如巳仆之木復生由櫱如此解字義既明而句法亦完矣　陸粲曰由者經也從

也言今歲星猶在箕斗之間將復經由鶉火之次乃
亡爾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注幕舜之先　按韋昭注國語以幕為舜後虞思大
誤當取左氏此語正之
寘德于遂世守之
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于後也史記索隱殷封
遂世守之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

遂于陳以為舜後是也

九年魏駘芮岐畢

注駘在武功始平縣所治斄城　按駘當作邰即詩有邰室家之邰也魏在馮翊芮在河東俱見桓六年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疏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肅慎燕亳

按肅慎即後代女真之地疏云亳近燕不知所在愚謂恐當作濮即濮陽也地在河北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疏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劉炫云弁髦二物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親没乃棄之因以敝之者冠則棄弁親没則不髦也　愚謂髦不可言敝弁髦是言加弁于髦耳弁有皮弁爵弁嫌緇

布冠不得名弁故杜云弁亦冠也傳士凱謂傳言弁非緇布冠固矣

妃音配以五成故曰五年

按妃訓合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曰妃以五成五行家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亦是

請佐公使尊

注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依杜注使當音

所吏反或云使尊舉酌也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漢書翼奉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注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故以為戒備之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必云夏亡乙卯商亡甲子不推湯

武以興此說非也

又飲外嬖嬖叔

注外都大夫之嬖者 按檀弓是李調傳云外嬖對

內嬖而言必云外都泥矣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注客星出其地故曰妖星邑姜太公女疏維者綱也

玄枵次有三宿女為其初是次之綱維也女星居其

維首而妖星出焉告邑姜以其子孫將死也 傳遜

曰言婺女居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于婺女之次韋
昭注周語亦云須女入黿之首須女即婺女也天黿
即玄枵也杜注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太略　告邑姜
也如此占法甚荒唐杜云婺女爲既嫁女織女爲處
女邑姜齊之既嫁女也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
歸邑姜此亦強爲之解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
注二十八宿四七　傅遜曰爾雅斗牛爲星紀郭云

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曰星紀其分尤不應有妖星女與斗牛同次故言此耳杜云二十八宿四七夫二十八宿固爲四七矣而于此上下文何與乎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注逢公殷諸侯疏周語説玄枵之次云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孔晁曰太姜太王之妃則知逢公是殷諸侯登登天也　逢公未死之先妖星嘗出婺女時歲星不在故齊自當禍此時歲

在齊分則外孫當之故知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以靈姑銔率
注靈姑銔公旗名疏率謂率國人以戰也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愚謂晏平仲不助四家而獨勸桓子以德讓葢平仲
實睦于陳者觀其與叔向語已知齊之為陳及于辭
宅又因陳桓子以請至此而桓子用其言因盡反亡
公子賑恤貧約而傳以陳氏始大結之明代齊者陳

而平仲之為桓子謀遣以助成其大然則平仲非忠于齊者歟平仲智人也陳氏之禍惟禮可以已之平仲固以告景公矣景公既不能從而欒高國鮑之徒又皆不可與共政則惟有委蛇觀變其間使景公信陳氏安而市宅遄臺因事納忠即梁丘據亦不得間之此平仲之所以為智也

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傳遜曰不行在千人上見之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

矣不能行則用之必盡非如杜所云為見新君而用也如用為見新君則其幣固在何盡費之乎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陸粲曰斬焉言哀痛之深如斬截也非注斬衰之謂

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即位又有寵

愚謂一寺人柳也向欲殺之今又寵之何哉夫小人之長惟工於媢耳以其術媢他人則知惡以其術媚已則必喜雖父子之間猶分彼此焉乃知疇昔之惡

非真惡也特惡其不於已行媢也人情皆然豈獨宋元公之於寺人柳哉

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

戰國策莊辛曰蔡靈侯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鮑彪曰經傳不書子發葢使子發召之

是以無拯不可没振

無拯無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于水者不可復振而出之也

物以無親
此人物之物言不為人所親附杜解物事也非

朝有著定
疏著定謂佇立定處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

葬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

不歸也

疏言必為魯人所逐而出在郊野　陸粲曰昭公之出在郊野不能君魯也獨于其母姓知之乎或母非歸姓則雖臨喪不慼也而無咎乎瞽史之説迂繆至此而猶足載乎愚謂左氏禨祥之説多矣此猶無義理必後人因昭公出亡作此附會語耳

況用諸侯乎

疏世子雖未即位父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疏五大五細無字惟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杜氏亦無明證愚謂定三年傳職官五正注云五官之長即曲禮所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以證此傳五大豈不顯然元凱蔓引金木水火土五官迂矣

鄭京櫟實殺曼伯

注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　按厲公殺檀伯而居櫟事見桓十五年并京傳無其文杜以京櫟連

言故知之耳

十二年朝而堋

注堋下棺疏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堋皆葬時下棺之事而其字不同　俞琰曰堋字從土從崩是既下棺而以土掩之說文窆下棺也堋喪葬下土也微異

公子慭遂如晉

趙汸曰慭本從公如晉故不書非劉炫不告廟之說

有肉如坻

注坻山名疏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坻是小地不得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為山名劉炫規杜謂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

疏經言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

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

注鮮虞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疏肥鼓並在鉅鹿在鮮虞東南杜以傳云遂入昔陽八月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取之劉炫以昔陽為鼓都非也　愚按杜既言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又言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樂平與下曲陽相去頗遠杜例凡言有者皆疑古昔陽城必不在樂平也

外彊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疏剛強以禦難温柔以事主為忠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道為信　陸粲曰杜解二語取喻卦象義雖近似然詳傳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爻耳故下文惟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比義崔杼得困之大過陽虎得泰之需其為說皆止取本爻不及之爻也

供養三德為善

疏供養董遇注本作共解云盡共以養成三德也

傳遯曰杜解三德引洪範與此何涉陸子餘以為三是二之誤即上忠與共亦非葢上文本言忠信人臣之節忠信盡之為南蒯言尤宜共以事上是合忠信共為三善也下文非此三者弗當即蒙此而言杜舍共而以善益之非矣觀下文云且可飾乎欲其從下之飾而為共意益明矣

楚子次于乾谿

注在譙國城父縣南　姜寶曰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夷邑楚滅陳以乾谿為南北要地築章華臺于此以駐師遊觀焉漢志汝南郡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注云有乾谿在縣南即其地也

秦復陶翠被

注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以翠羽飾被被帔同以禦雨也　按鄘風翟衣毛傳云以翟羽為衣服之飾孔氏疏不以為然謂衣服隨身卷舒非可羽飾然與

籍散亡安知羽飾之服古必無之觀此傳復陶翠被之文則知毛說必有據

右尹子革夕

柳宗元曰古者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詩莫肯朝夕傳朝而不夕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楚世家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于楚蠻姓芈氏居丹陽徐廣曰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

地記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注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六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　按史記索隱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左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據此則昆吾國在今濮州楚靈乃曰舊許是宅舊許今許州也豈昆吾之後嘗

徙封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注四國陳蔡二不羮疏劉炫云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羮韋昭注三國楚别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羮許州襄城有西不羮使問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不羮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時有二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耳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林注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出尚書序　按賈逵張衡馬融諸說不同今以書序為正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王樵曰穆王之事正楚靈所欲為也既得諸侯又滅陳蔡必將觀兵周郊以求九鼎以許田為名移兵臨

鄭為改物之圖子革知其心事故直引穆王事以諷之

祈招常遥反又音昭之詩

注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疏引馬融祈作圻即酒誥圻父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　愚按三説皆未安杜解本之詩傳然何以知招之必為祈父名乎王肅云祈招詩名也猶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耳此說是

形民之力

朱子曰形字今家語作刑極分曉葢言傷民之力而無厭足之心　愚按如此解于上式如玉式如金意不接書傳刑用也用民之力恐當如古訓直言用民之力而無醉飽過盈之心也

十三年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年疏戮者陳其罪以狥諸軍欲殺終亦不殺故常壽至今在楚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凡城之固者皆圍之息舟固城之一也以克故有毀

又城而居之舟字句

令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愚謂子干空蒙弑君之名而實啟棄疾之立者然始

事之初棄疾不知并子干亦不知特觀從以復蔡為

志嘗試為之耳其後竟復蔡當與申包胥復楚同功

強與之盟

強與子干子晳盟也二子知非蔡公之命欲還故觀從強盟之旣盟之後襲蔡狥蔡二子惟其所用矣

依陳蔡人以國

依即易利用為依遷國之依陳蔡雖亡而其人尚在故依焉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王樵曰蔡公志乎為君故殺靈王之二子特以長幼之序推比使立而因歸惡名焉　金履祥曰虔之弑

君也以縊而虔即自縊虔之弑君也及其二子幕與平夏而虔子祿與罷敵亦先死焉然棄疾歸罪于比而他日吳人卒鞭其墓而戮之天道洵可畏哉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趙汸曰杜經下注云靈王實以四月死楚王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此注又云經書四月誤兩注不同今按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夫公子反國不月而弑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弑故經没死

之月蒙上文比歸為一事見比以簒逆歸而特存其歸國之月以異之杜氏不明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説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愚謂觀從豈不知棄疾勝子干而反欲子干殺棄疾哉以為子干王楚則復蔡之志可遂矣其始也本借子干以發難則子干既立亦欲固其位以報之謀不用而遂行亦所以謝子干非徒自免于禍也

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疏郟敖與此訾敖皆不成君無謚號也元年傳云葬王于郟曰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先君有若敖霄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為敖不知敖是何義

棄禮

按棄禮指卜神之禮也杜注棄立長之禮則康王實長誤甚林注得之

同惡相求

注謂棄疾親侍子干　傳遯曰同惡相求指當時同心造亂之人蓬居蔓成然輩非謂棄疾也愚按下云君楚國者其棄疾乎則此不當言棄疾明矣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注幄幕軍旅之帳疏幕大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注志識也疏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之業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注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疏十二年一盟大明黜陟之法以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尚書周官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與書義符同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古書亡滅不可備知　愚按盟于方岳周官及三禮並無其說乃叔向假此為辭以令諸侯耳穀梁傳云盟詛

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者衰世之事也豈以成周盛時而為之哉

建而不旆

注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旒也疏爾雅繼旐曰旆郭注帛續旐末為燕尾者不旆謂建其旗而以燕尾纏結干頭如記所云德車結旌也軍法戰則舒旆　愚按經傳用字有虛實此傳之旆乃虛字疏語極明非指旗幟之名也小雅胡不旆旆與此同義其白旆央

央方是大將所建旗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疏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士卒盡行數無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叔向云寡君有四千乘在計四千乘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惟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

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

注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　穆文熙曰邾莒無故愬魯冀免晉貢盎狃于前愬之得行耳晉人不察遂以絶魯叔向智者亦為強大刼制之辭至引南蒯子仲之事以恐之夫南蒯據費叛魯非魯之罪也晉不之念反舉其事以為魯釁而欲乘之豈盟主之義哉

子產爭承

言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

鄭伯男也

疏子産自言其君伯爵卑下與子男為列

奉(芳勇反)壺飲(於鴆反)氷

陸粲曰鄭風抑釋掤忌注云掤以覆矢先儒相傳謂氷與掤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注皆訓氷為箭筩蓋彼云釋甲執氷當如杜義此言飲氷即是氷耳飲氷以壺藏氷也猶飲羽之飲傳遜曰意如彼執在八月周八月令六月也時正炎天又蒙之以幕當不勝渴

故以壺盛氷飲之應從陸說無疑且此非戰時何緣取矢箙用之乎

子服湫從

注湫子服惠伯　按此即子服椒也釋文云湫子小反徐音椒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

疏世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

簡上國之兵於崇正

疏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西方居水上流故謂之上國爾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

趙汸曰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鄐事在襄二十六年傳孔晁云邢與鄐爭疆界

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注三罪惟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

故重疑之疏劉炫曰直則為義恐非疑辭　趙汸曰
傳本以直為義即數其賄稱其詐皆為國事言之杜
疑傷義非也傳文語助也夫二字甚多未必皆疑辭
其治國制刑以下亦恐非夫子語
十五年吳在蔡蔡必速飛
穆文熙曰無極初譏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
于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知
忌譏之行也其有漸哉

鼔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疏十七年荀吳誅祭於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又貿甲偽羅以入昔陽此獨得降不納者吳自度已力必能獲之故因以示義　鍾惺曰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取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易叛數服數叛數討幾何而國不敝孔明服孟獲正得此意

樽以魯壺

疏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

有以壺為樽

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

注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疏九世祖稱高祖言高遠之祖也鄭子以少皥為高祖意與此同其九世之次見世本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疏妻服齊衰朞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為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朞章內有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朞屈也至

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于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中庸疏同此義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疏遂者申也竟也申遂其服使終日月乃是禮也

一動而失二禮

傳遜曰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杜于晉

元后喪引此為證以向譏宴樂不譏除服矣于此又以不遂服為失禮不自異其說乎朱申曰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然傅以不遂服為非似失者三而止云二禮者葢后與太子雖有三年之義而君臨萬邦自不容于終服惟哀戚之心宜以三年若求彝器而宴樂則非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為當

十六年徐子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陳傅良曰晉自平丘之會不能合諸侯而齊人横納

北燕伯伐徐莒今為蒲隧之會至郪陵而專盟矣

受脤歸脤

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于公皆社之戎祭也疏傳有成子受脤于社諸儒皆以脤為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謂脤亦祭廟之肉

十七年大史曰在此月也

注謂建巳正陽之月　葉夢得曰昭子言天子諸侯

之禮是已太史言用于正月則失之夏書辰弗集于房以季秋言之則先王之禮不獨在正月凡食皆舉之矣經書日食三十六言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其一在九月左氏惑于太史之言故莊二十五年誤援之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王樵曰日食陰侵陽臣淩君之象平子不肯救日食故昭子知其無君也注以為安君之災者非

五鳩鳩民者也

注鳩聚也治民上聚疏治民上其集聚惡流散

九扈為九農正

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疏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猫䝙如小熊竊毛而黃竊

毛皆謂淺毛竊即古淺字其毛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為淺白也其唶唶嘖嘖則聲音為之名矣其春鳸鳻鶞樊光云言分循也春鳸分循五土之宜乃以人事名鳥爾雅老鳸鴳字不重賈服皆云鷃鷃亦聲音為名也

西及漢

注孛星出大火西光芒東及天漢疏天漢在箕斗之

間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王應麟曰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天官書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劉更生封事亦云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為變甚于彗矣齊有彗星見于傳而經不書　愚按星書云日

之精變為孛月之精變為彗是彗孛原二星特其類

似而占同耳

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

朱申曰言今火尚伏而彗以除之是為除舊明年大

火星出必布散為災是謂布新

水火之壯也

疏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丙為壬妃

是水為火之雄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疏彗在大辰為多及漢為少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注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敢言若疏劉炫云丙子壬午雖俱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内先言強若火入而伏則連秋至春歷天陰水用事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炫雖為此

釋杜既無注其壬午之事理則未詳

瓘斝

注瓘珪也　按說文瓘玉也瓘斝以玉為斝非珪也

讀左日鈔卷九

讀左日鈔卷十

吳江朱鶴齡撰

十八年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注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疏詩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誅也　陸粲曰毛得之亡以濟侈於王都惡在日之吉凶也史遷稱萇弘明鬼神言方怪用是

見殺以此言觀之遷語亦有自云

梓愼登大庭氏之庫

疏先儒舊說皆云炎帝稱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

云在黃帝前

遂不與亦不復火

胡宏曰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而鄭不復火者子

産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銷變之驗也

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

注屏攝祭祀之位疏子寬游吉之子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别是一人楚語説事神之禮云屏攝之位壇場之所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然　按國語注引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韋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别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周禮疏又引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引曾子問攝主為證畧同周氏説今未詳孰是

備存待考

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

注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䟽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內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

禳火於玄冥回祿

注玄冥水神回祿火神䟽周語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不知回祿何人或曰楚之先吳回為祝融回祿

即吳回也

六月鄅人藉稻

疏服虔云藉者耕種於藉田也記云天子田藉千畝諸侯百畝多寡不同其禮則一説者以藉為藉稻又轉為履行由未考服説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言大人畏失衆心而惑於其説亦云可以無學杜解不明

其庭小

注庭蒐場也　陸粲曰庭謂廟寢之間以其小不便於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毁廟故過期三日也

子産使從者止之曰毁於北方

按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云云與此傳相類疑實一事也魯鄭異國傳聞不同或以為葬時事或以為蒐時事左氏遂兩記之耳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郤寶曰當是時許遷於葉矣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

陸粲曰襄十一年傳晉東侵舊許注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令許人謂鄭曰爾之地余之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余俘邑言其兩不相下耳若如注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鄭亦豈謂余

俘邑乎

十九年太子奔晉

郤寶曰止悔而奔以死非不孝子也而不知重其親不知重其親乃無父之漸故春秋謹之若左氏謂舍藥物可也此因噎廢食之論

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史記正義括地志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 此二五處申生之

故智

紡馬以度而去之

林注去卽藏也字書作弆羌莒反謂掌物也　按藏弆見漢書陳遵傳以所紡纑度紀鄣城而藏之以待

外之攻者欲為夫報讎

師至則投諸外

疏投諸外者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

之而出下云獻之子占明獻此婦人也劉炫以婦人

不出規杜氏非

其父兄立子瑕

疏按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子瑕子游叔父未詳　按下云子產以為不順則子瑕為子游叔父明矣世本之言恐不可信

札瘥夭昏

陸粲曰國語韋昭注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注云昏狂荒之疾也杜注未名

曰昏未有據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云未名矣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愚謂大夫繼世立嗣重事也駟偃之子雖弱乃一宗之主仍立之而相之以宗人之賢者其可也安得以叔為後乎子産秉國之成不以禮正之以致晉人來問其對客之辭誠㔟君子無取焉

禳之則彼其室也

注淵龍之室龍鬬則當就其室而禳之

二十年梓愼望氛

疏服虔云當時魯人失閏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愼知二月巳丑是真冬至故以是日望氣　傅遜曰周禮注馮相氏世登高臺以望天文此固日官之世業非因魯侯不行登臺之禮

乃見鱄設諸焉

愚謂子胥之進專諸欲傾身事光以遂其覆楚之謀耳然弑君何事也而可以助人謀之哉

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

注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疏定十年繼書宋公之弟辰當元公之世辰與地不得為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公子此注云元公弟當是傳寫誤耳

按母弟謂太子欒之母弟非元公母弟也

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奪齊豹司寇之官而與以鄆邑有征役則還其邑之賦無則取之於巳杜注不明

了行事乎吾將死之
宗魯知齊豹之將殺其主既不能止之又不以告公孟而徒以一死責塞此貪利而輕生者死安足重乎
使華齊御公孟
疏使字後人妄加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也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注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　傅遜曰肉袒者明示以

必死非示以不敢爭也諸臣方以忠義衛公既執蓋當闕而乃不敢爭乎下云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其肆亂如此豈見其不敢爭而遂少戢乎

阿下執事

邵寶曰阿私也阿下執事猶云私於下執事也不敢斥公

為未致使故也

注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疏客禮見者若已致君

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之禮

齊侯疥遂痁

疏疥當作痎痎音皆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梁人袁狎與魏使李繪云痎小瘧痁是大瘧此梁主說也

按顏之推曰痁有熱瘧也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後漸加重遂頻日發熱也今北方人猶呼痎瘧音皆

又素問云夏傷於暑秋必痎瘧注痎老瘧也

守道不如守官

官與道有二乎柳子厚譏之當矣必非孔子之言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注子猶梁丘據　劉攽曰欒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愚謂晏子持身儉慎非叔向所及故梁丘雖小人亦不得而間之

二體三類

疏樂之動身體者惟舞文舞羽籥武舞干戚　風雅

頌其類各別

四物

注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謂樂器也　傅遜曰四物當為律度量衡先儒以下有六律不應重見殊不知此以數目次第成文七音亦即上六律五聲而列之為七律度量衡所以為樂器者而可舍之乎

七音

陸粲曰杜注七音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

七日不同彼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為疑孔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之此曲說也按諸史樂律志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通典注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律呂新書宮與羽角與徵相去有二律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曰變宮也

八風

𨑢東方曰谷風又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東北曰條風又曰融風南方曰景風又曰凱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季蔚因之

顧炎武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是也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齊晏子對

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寛以濟猛猛以濟寛

愚謂後世如沛公之代秦以寛濟猛者也孔明之治蜀以猛濟寛者也寛猛因乎其時非謂一人之身乍猛乍寛也胡氏疑仁人為政豈有先致慢殘又從而濟之者以此為非孔子之言溺其旨矣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史循吏傳子産治鄭二十六年而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産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孔叢子子産死鄭人丈夫捐珮玦婦人舍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眞德秀曰子産相鄭歴簡定獻聲四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内則諸大夫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歳不至城下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産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内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甚者焉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

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强宗帖然順從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强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然夫子特以古之遺愛許之豈非深諒其心耶至于用人各以所長葢深得聖門器使之道春秋名大夫未有能及之者

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

疏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葢移就之也秦滅周鐘徙長安及劉裕滅姚泓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游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懸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西京置太常寺時人共見至十五年敕毁之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疏周禮掌客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牢禮當
亦如之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
失禮為鮑國七牢下云加四為十一知本七牢也按
劉炫云聘禮卿之饔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其命數
鮑國禮當五牢此但加二牢耳
乃與公謀逐華貙
愚謂貙與多僚皆貴遂之子也貴遂平時不能釋其
兄弟之怨及知多僚為讒又不能告於公而罪之反

與公謀遂軀激成他日雠殺之禍南里之叛雖發難
張匄費遂安得辭其責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
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疏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
過以為理必相侵故言不為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
以為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　陸粲曰日食
至分不為災古未有為斯言者也是時意如專國前

此既廢伐鼓用幣之禮叔孫知其異志矣梓慎蓋探知徼旨欲抹殺災異以順强臣君子疾之　愚按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其年以旱大雩則常爲水之言亦不大驗

厨人濮曰

注厨人濮宋厨邑大夫　宋厨邑未詳釋文無音恐當讀八厨之厨黨錮傳注厨音皮宋師之勝定謀於烏枝鳴成功於厨人濮濮蓋智士也而忠勇具足

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

注徽識也疏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謂旌旗上書其官名如今之軍記令揚徽者欲知其助公多少即絳侯令軍人云為劉氏者左袒之意

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

陳禹謨曰傳之鵝鸛莊之鶴列意即龍虎鳥蛇類也李衛公所云後人詭設物象何止於八即此可證一

端

干犨御吕封人豹

疏吕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釋例譜宋雜人内有吕封人豹華豹為一人知此本無華也

不狎鄙

注狎更也疏更者更遞也言汝頻射我不使我得更迭而射是為鄙夫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

子無我迋求狂反

林注迋恐也　按此即鄭風人之迋女之迋

二十二年自憚其犧也

疏犧者寵養祭犧之名牛馬羊豕犬雞為六牲皆用純毛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疏因以犧喻寵子即以寵子為犧言寵愛為犧者當用純德之人猶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

德寵之如犧實招禍難巳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乎犧者用人之人是對牲而言人犧實難之人是據疎外之人而言人字雖同上下意異　按疏解不甚明白郃文莊云自犧者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巳犧則用舍在巳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此較順

王弗應

注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

定賔孟感雞甚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疏太子壽卒王命猛代之此鄭衆説二十六年傳云子朝干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賈逵以為太子壽卒王不立適子與彼傳不應故杜不從

五月庚辰見賢遍反王

按見王注云見王猛葢單子立劉盆以之見王猛亦見其時王子猛已立周本紀云國人立長子猛者是也或曰此單劉以王子猛見景王乃見之於柩前也

周制踰年即位景王之崩時甫半月故不曰即位曰見王見即伊訓奉嗣王祇見厥祖之見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巳丑敬王遂即位葢王猛不成喪景王巳葬而子朝爭立攻戰倥偬故甫五日而即位以係人望後世柩前即位之禮殆昉於此歟

盟羣王子於單氏

注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䟽公羊多有次正之語故杜取為說猛為次正

不知其本葢是太子壽母弟或是穆后娣姪之子或母貴也胡氏曰十五年太子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者以有母弟故也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納王于王城

注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　趙汸曰陳氏云不書晉義繫于劉單按經傳時月不同由左氏所據史籍訛舛别無考證悉仍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惟據長歴悉云經誤非也

濟師取前城

注濟師渡伊洛　邵寶曰濟師濟籍談等之師也

二十三年王師告閒庚戌還

呂祖謙曰此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師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乘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趙汸曰亂未弭而告閒必二卿不親事師不肅也觀明年士景伯莅問周故晉人乃辭子朝則前此觀望可知

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

劉敞曰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敘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愬於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　趙汸曰按左氏采衆事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為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年傳自壬寅朔至庚戌還是記晉人圍郊本

末自郏人城翼至晋人来討是原叔孫如晋之由非
謂郏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侍
讀所難則作傳者必如近代所修日歷而後可

士伯御叔孫

䟽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孫武子半進半退者誘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
也若吳出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楚越亦出罪人三

行示不整以誘吳是也陳禹謨曰勝敵之兵必候敵亂則可乘藉非已先以亂彼之整者未易動也孫武所謂亂而取之固已雖然亂復何易一亂之後或遂至不可復收秪遺敵禽耳苻秦非永鑑哉

南宮極震

附子朝之南宮極因地震而死有云為雷所殛者非也

吳太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傳遂曰吳子諸樊王僚之伯父也僚子不應與伯祖同名太子諸樊四字必誤注疏皆已辨之但杜注諸樊王僚太子亦誤僚太子未聞意此即公子光光乃諸樊之子傳倒其文又妄加太字傳聞之誤耳愚按楚世家太子建母也蔡女也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之母而去即此事也太子諸樊乃公子光之誤無疑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穆文熙曰子囊城郢君子謂之忠囊瓦城郢沈尹戌以為必亡者共王之季楚方强而思城其國都是為防患于豫子常城郢特畏吳之偪則智略無措自保不遑其勢異故也况無極在國伍員在吳雖城百郢何益乎

不懦不耆

不懦不受辱也不耆不陵人也

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尊晉也

按不書族者一事再見卒名之例經文往往如此傳以為尊晉非也辨詳集說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注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邵寶曰陽不克句莫又句莫然不動者積聚之形陽氣積聚故旱　王樵曰梓慎言水叔孫言旱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其時之旱而傳會之日食之示戒非為水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此流行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也

以精之盛衰相為虧蝕水旱之故不相及也

二十五年為六畜五牲三犧

注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疏周禮膳夫膳用六牲庖人掌共六畜鄭玄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十一年注云五牲牛羊犬豕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别用鄭玄六獸之説去野豕而以麋鹿麏狼兎當之　陸粲曰六畜

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號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用鄭玄於彼所釋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割裂甚矣服虔解雁鶩雞為三犧尤非三犧猶詩言三物耳傳遜曰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為名未有及野禽獸者賓客牢禮亦然野禽獸止供脯醢之用太叔但舉大者言之耳

以象天明

注六親和以事父若衆星之共辰極　傳遜曰上注

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何乃頓異其説陸子餘云言其
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是也
以制六志
疏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已為情情動為志其實
一耳
吾聞文武之世
穆文熙曰乾侯之辱其兆早見於文武之時若然則
昭公有以藉口而季氏亦可以無尤矣此必後人以

昭公之事衍而成謠傳會其説

季公鳥季公亥季公展等

王樵曰魯三家以次為氏季氏自行父至季孫彊並稱季孫氏以傳家故也如季公鳥公亥之類凡支庶並止稱季以别之

季氏介其雞

疏賈逵云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杜用此説也鄭衆云介甲也為雞著甲髙誘注吕氏

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引或說以膠沙播之蓋以膠塗
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以郈
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之說是
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萬萬舞也公萬止二人餘皆萬於季氏蓋季氏私祭
家廟與禘同日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注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别立廟　陸粲曰春秋禮廢

典杞葢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云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别立廟夫武宫煬立經皆書之别立廟何以不書乎

叔孫昭子如闞

傳者記此語非但明叔孫昭子之不知謀也亦深致惜之之意當時使昭子而在必能力阻昭公即使其謀遂行而鬷戾之甲必不至陷西北隅以入矣鬷戾之甲不興則孟孫氏亦必不為公徒之伐而平子其

可逐矣

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

郤寶曰平陰去齊遠陽州又遠野井去齊則近矣齊侯將唁公于平陰而魯侯先至野井齊侯言為近之故而使有待於平陰所謂寡人之罪者以此

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

非通內外不能入君非去君不能通內外去離也離君所也子家子自言不可與盟之故如此

公徒將殺昭子

疏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　愚考昭公之不得入公徒為之也叔孫昭子將安衆而納公則公徒欲殺之子家子勸公以一乘入於魯師則公徒又脅之余嘗疑其故以為鄭厲公衛獻公之出奔其負羈紲以從者何未有是也及觀意如之貨子猶於齊賂士鞅士晉然後知公徒之為即意如使之也意如以姦濟

其逆其於公之出也必陰置私人為之扈從而實以脅制之使不得返國迨後喪及壞隤子家子之言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所云貌而出者非即季氏之私人耶

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叔孫昭子之不忍自同於季氏而力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而自裁忠也其不剪季氏之羽翼而徐為圖者自諒其力之不足以去季氏也毋亦

勢使然耶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疏劉炫云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後世騎馬之始按公羊傳齊侯唁公野井言以鞌為几與此言乘馬相合當時固已有單騎者

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

疏說文楄方木也幹脅也木以藉幹明是棺中笭牀

二十六年君若待於曲棘

疏宋公佐卒於曲棘杜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黄縣城中有曲棘里今齊侯欲納魯君從齊向魯必不逺涉宋地當是齊境内地名十年桓子名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棘里亭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於曲棘誤加耳

師及齊師戰於炊鼻

趙汸曰炊鼻不書為魯諱以臣拒君也故齊師圍成特書公以見義杜云非公命不書非也　孫琮曰炊

鼻之戰不書以為不成戰也子猶入平子之賃其止齊侯納公歸之於天懼之以死而季有外援矣公孫朝偽降齊人而魯備已成野洩冉竪顏鳴等皆效命於季不力戰以犯齊怒而季有内助矣季氏外内皆固公則叔孫婼已死子家覊弗聽而公徒臧昭伯之類背妄庸人也往歌来哭能不應乎童謡耶

䌛朐其俱反 汏輈七必履反 矢鏃也 入者三寸

按朐軥字通用說文云軥軶下曲者襄十四年傳射

兩軥而還　郤寶曰矢之來也由車軏激從車轅之上矢鏃之入楯瓦者三寸此覆言中瓦之狀也

甚口

䟽甚口大口也　劉用熙曰甚口有口才也按上文陳武子失弓而罵故此言甚口猶史記云有口也

劉子以王出

䟽二十三年傳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是從劉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為子朝所逐葢自劉而

出也棄劉而去故王城人焚劉　按服虔云出成周也非是下傳云十一月癸酉王入於成周則其時成周尚未為王有

王入於莊宮

注莊宮在王城　趙汸曰傳言敬王之亂歷四年而後定故經不與單劉以復辟之義而深罪晉

萬民弗忍

注不忍害王也　按弗忍與夏書因民弗忍距於河

同義劉炫云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猶云不堪杜氏

注非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注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　此間王政與

下文間王位間先王之間同蓋間是參與之義善惡

皆可言之

攜王奸命

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疏束皙云舊說攜王為伯

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也　愚按傳於攜王不言何人曰奸命必不當立而立者杜氏以為伯服則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亡國褒姒既為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竹書紀年幽王見弒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太子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是為攜王後為晉文侯所殺

帥羣不弔之人

注弔至也　傳遜曰弔訓至於此難通蓋言樂禍之

徒不相弔恤也

矯誣先王

注先王謂景王　矯誣先王蓋言矯景之命立猛耳

閔子馬云干景之命可證劉炫以為先世之王非也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

疏公羊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明

母貴則先立也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專言立長

之義不言母之貴賤耳

天道不謟

注謟疑也　按字書謟徒刀切疑也從㴞㴞音由與諂諛之諂不同二十七年傳子家子曰天命不謟久矣同此謟字傳文誤作慆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真德秀曰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恵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恵施出

於主而臣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善之而不能用且厚斂焉是驅其民而歸之也

二十七年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注二子皆王僚母弟　按史記索隱掩餘燭庸二公子皆王僚弟此賈逵說仕預從之而昭二十三年傳光帥右掩餘帥左杜又云掩餘吳王壽夢子考系族譜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長庶則

與系族譜合

遂聘於晉以觀諸侯

疏季子不知聘幾國經不書来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葬子嬴博之間鄭玄云魯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是也

帥都君子

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疏都邑之士以君子為號故知有復除謂優復其身除其傜役也

我王嗣也

史記王僚夷昧子公子光諸樊子王應麟曰按公羊傳云僚者長庶也襄三十一年傳狐庸對趙武謂夷昧甚德而度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昧子不應此言服氏注亦從公羊愚按杜氏言光吳王諸樊子是用史記為說光云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應嗣也惟光為諸樊冢子僚不當越次而立故王僚之弑春秋不歸獄於光而但書吳弑

其君僚也從史記得之

母老子幼

王肅曰此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史記索隱云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强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愚按吳越春秋公子光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媿恨之色不可不慎此僚母尚存之證應從史記無

疑

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

愚謂光之弒僚人以為札不宜讓國以起亂吳之亂札安能逆料之於前乎餘祭夷昧之時光年尚少至僚立時光有國之心未嘗一日忘覩其乘間而發斯可見矣光既不能忘吳而札之力又不足以制光於是委蛇其間甘蹈子臧之節此札之所以為智也札之讓善矣然律以太伯仲雍逃荊蠻之義則壽夢

方沒之時札必當逃吳而去之苟一日立於吳廷國人必持以次傳位之議餘祭夷眛所以不當立而立也即不然於夷眛之嗣亦必當請以闔閭為世子不從則力爭之曰光為世適國固光之國也光不立必有覬王位者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位定而後退耕於延陵之野如是則王僚不得立而吳可免篡弑之禍矣惜乎札之智不足以及此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

無極誠讒慝之魁然其計甚疎五甲五兵豈能為亂

予常遠聽之而不察愚至此乎

國人投之

國人取菅秆投之而不舉火知其寃也

事君如在國

趙汸曰事君如在國即後文賈馬歸從者衣屨之類

此季孫之奸也杜氏乃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於進胙之時欲神之聽之也

惡之極矣

使宰獻而請安

注比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䟽劉炫云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此傳所言亦當如彼請魯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在坐非也　趙汸曰按下文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公出使齊侯

在坐魯君豈遽出也仍從杜為是

讀左日鈔卷十